

T 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文學傳

宋初承五季崩離，學士失業，於奔走時有撰屬，獨倣唐季葉俳偶陋習爲之，而天下無文。太祖時有柳肖愈者，號東郊野夫，與管城梁周翰、直史館高錫、館陶范杲相與爲古文。慕韓愈、柳宗元，因名肖愈，字紹元。已著野史成，太探六經之旨，慕王文中子述作，斐然有包括楊孟之心，易名曰開，字仲塗，意以將聞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繇於道也。讀詩書撫卷太

谷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息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也而亡逸者何多也各
敢其亡篇補之自號曰補亡先生人咸非笑之惟范杲
作復古什頌焉開喜曰范杲知我天之未畧斯文哉天
畧斯文則世無范矣其自任如此然於時風氣未開人
文無以自著開乎雖用意勤遠而識力不競固不能以
有振也太宗時王元之禹偁田錫表聖各以直躬守道
爲文章言關獻納具臣傳真宗時楊大年億劉子儀筠
並官翰林以文章齊名人士慕效時號劉楊體而二人
時介不苟合億不草劉婕妤好爲后制筠不草丁謂復相
制投劾去語具帝紀中然其文論卑氣弱工麗偶體纖

細已甚稱時文終有愧於古

億建州浦城人年十二舉神童召試闕下授秘書省

生子益務學第進士遷光祿寺丞賞花曲宴召賦詩坐
側上金明池頌命直集賢院帝親製九絃琴文士奏賦
頌者甚衆億作獨稱旨賜緋魚真宗初擢左正言乞外
補就養知處州景德初知通進銀臺司多封駁判史館
修冊府元龜羣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者乃用典章
制度多所裁正爲翰林學士疾在告遣中使挾太醫來
視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億剛介寡合王欽若
驟貴未嘗與之言陳彭年以文史勸進忌億名出已右
與比而訾億帝不爲惑母疾歸省不待報而行帝親緘
藥劑加金帛卽賜請告授太常少卿分帥西京起知愈
州後復翰林卒億性耿介尚名節重交游周親友廩祿
隨盡其爲文敏捷對客談笑揮毫細書起草一幅數千
言不加點而精麗有矩矱所著書至百九十有四卷喜
誨誘後進片辭可紀必爲誦誦因以成名者甚衆手集
當世之述作爲筆苑錄數千篇筠大明人臨事明達
尚簡嚴三入禁林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
億無子以弟子絃後筠一子蚤卒田廬沒官包拯少爲
筠所知及顯奏爲立後所沒產還焉時禮尚書晁迥字

明遠澶州彭門人。性樂易。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朝廷方修稽古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作書命無後褒。得代言體。有以術命語迥者。迥曰。自然之分。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逆計未然為乎。卒謚文元。億迥皆事佛。留心釋典。禪觀之學。億撰八角磨盤迴撰。無盡燈頌。於內典尤深。○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第進士。累遷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屏上。常退匿。楹間。慮帝之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儼合甚。傲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以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既不能使之節。亦不能使之不節。氣節矣。聲同則應。既不能使之應。亦不能使之不應。既節且應。而天地之交成。皆數之自然。曷足恠焉。何則。數本於一。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琴亦如之。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節節相當。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

物繇之而出。雖曰六畫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鐘。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微繇之而生。雖曰十三。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封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綿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綿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卒贈工侍郎。迨天聖景祐間。宋興七十餘年。

銷兵息農。人去湯火之日。久務於文。天道如環之運。適尚文。而天子好文。於是時文治興。尹師魯。洙。穆伯長。修。並奮於古文。然識力猶未能與於斯也。至歐陽子始以通經學古。上附韓孟。會歸於聖人。而文昌。其徒曾鞏。王安石。和之。蘇軾。轍。兄弟宗之。天下翕然。尊嚮爭利。磨於文。自嘉祐至于熙豐。為宋文極盛。歐陽子名修。字永吉

州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敏悟絕人。母夫人鄭。矢節鞠教之。比冠。修進士業。卽絕出倫輩。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調西京推官。與孫明復游。治經。與尹師魯。洙。遊爲古文。與梅聖俞。堯臣。游。爲歌詩。遂以文章擅天下。景祐初。官館閣。較勘。范仲淹。以忤時宰得罪。在廷多論救。而諫官高若訥。默不言。修貽書斥責。至以爲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貶夷陵令。康定初。夏元昊反。范公起經畧陝西。辟爲武成軍節度判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相爲賜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及慶曆初。西師久不解契丹。復淪盟。天下多故。天子知朝臣不足任。

而范富韓於西北。並奏功。召范富韓列兩府。而修以太常丞知諫院。修入對。必爲上分別君子小人。切切無避顧。而勸上方行諸正人之言。羣小讐嫉。毅然弗顧。避也。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顧侍臣太息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藁起居注。不誡。授知制誥。改右正言。會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者。命修往視。修還言曰。麟州天險。不可失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爲孤壘矣。蓋五寨存。胡虜尚在。二三百里外。五寨廢。則夾河皆虜穴。河內州縣。豈得晏然而已哉。不若分兵駐河清塞堡。緩急有應。而平時得以省轉。

百史一編
輸麟得不廢。且言忻代嵐岢多禁地。廢不田。請令民得耕種其中。不然且將爲虜。有詔從之。歲得粟數百萬斛。河東賦歛過重。民不堪。又條十餘事奏罷之。會保州兵亂。帝念非修莫能定。乃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濱行謂之曰。卿勿爲久計。朕卽召卿。今有所欲言言之。修對曰。臣在諫職。常竭愚忠論事。今奉使使事。有指越職而言。罪也不敢。乃遂行。而保州已平。所招脅從者二千人。悉分隸諸州矣。宣撫使恐後變。議欲敕諸州同日誅之。修曰。不可。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且是非朝命也。脫一郡有遲迴不從者。亂矣。事得寢。先是呂丞

相與范文正相惡。指爲黨。朋黨之論遂起。不復解。范富用。小人益騰口指爲黨。訕之。修恐上聽惑。乃作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互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君。則同心而共濟。治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寺四人爲一朋。君子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禹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靈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

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梅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自名清流。可投之濁流。而唐遂亡。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不爲朋。莫如漢桓靈。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

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居無何。范富旣爲姦人所中去位。杜韓亦相繼罷政。修在河北。慨然上書。訟言其忠。以爲四人者。閑居則更相稱美。至爲國議事。則各執其是。廷爭而無阿。有漢史忠臣不私之節。不可以謂黨。自陛下於千官百辟中。選擇而召用之。四人者。各懇讓數四。而後受命。及開天章。召使條政事。遲回不果。待敦促。方敢各條數事。以上避畏已甚。不可謂擅權。具帝紀於是讒人益共構修爲黨。罷知滁州。徙揚州。潁州。至和初。以內艱服除。入見。鬚髮盡白。天子惻然。問勞者久之。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

大用。僞爲修請澄汰宦官書。傳播之。宦官恐構之。帝而帝終倚眷不衰。留修唐書。尋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出。至是十有二年矣。天子遍閱羣工天下士深久。具悉其情僞。始復思范富韓之賢。時范公已歿。召富韓寘兩府。而修在翰林八年。以職在論思。知無不言。樞密使狄青起卒伍致位。爲軍士所衆附。而訛言沸騰。至謂其居夜有火光。身應圖讖。人洶洶。脩以謂青心迹不可知。而武臣掌機密。爲浮言所附。此禍亂之萌也。宜出之外。潛以待察。令青忠孝如一事。權去而流議漸消。則誠節自明。若其心不可知。去就失宜。又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

均勞逸而出入固其常也。於是青出判陳州。賈昌朝以結近倖。召爲樞密使。修復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而善爲陰謀。以陷良士。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而其要在察其所毀譽之人。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不問可知其爲君子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不問可知其爲小人矣。今舉朝忠正之士。無不以昌朝爲非者。其稱信以爲可用。不過宦官左右之人。陛下用昌朝。爲天下用之乎。爲左右用之乎。夫以陛下之明。必不與左右而謀柄臣。明矣。然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焉。進一言。夕一人焉。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以爲當然。而用之。而不知本左右積漸稱譽之力也。願速罷還舊任。以厭塞人望。命遂寢。御史中丞包拯論罷三司使張方平。而宋祁代。又論罷祁。而拯代。修疏言論人之過。疑於訐。遂人使去位。疑於傾。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天下之人。不得以爲疑者。惟無所利於其間也。今拯併逐二臣。而自居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見得而不思其義也。藉無其心。亦所謂整冠納履。嫌疑之地也。何可以不避。此而不避。將使姦佞之人。得籍口以惑上聽。而後之言事者。亦將不爲人所信。而無以自明。况傾人自予。相習成風。爲患尤不小乎。

如拯材能資望。別加進用。無所不可。惟三司使爲不可耳。上從之。時河決商胡。有李仲昌者。建言欲道商胡入六塔。相弼主其議。中外不敢言。而修力爭以爲水性避高擊下。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六塔。勢必決。濱河埭德博諸州。必被其害。不聽。而河果爲河北患。語具漕河志中。五年。以韓魏公薦。擢樞密副使。與曾公亮考天下兵制。及三路屯戍多寡。地里遠近。爲圖籍。以待事。凡邊防缺。屯戍當補者。畢蒐補。明年。參大政。與韓公靖恭。吁俞於廟堂之上。尊明道術。清靜寧謐。而嘉祐之治。於宋稱獨盛。已協定儲。而海內泰然於磐石之安。

英宗卽位。驟被病。而兩宮隙。修協韓公於太后前。爲危言以動太后。彌縫其釁。痛卒以定。皆社稷功。語具帝紀中。會樞密使闕。韓公欲以修進。擬修聞之。遽往見曰。今天子諒陰。毋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韓歎服而止。修性剛正。疾惡。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在兩府。士大夫有干請。輒面却。雖臺諫論事。亦明白是非。不小徇。故以此得怨。帝旣承大統。恩施萬國。羣工畢歡洽。而濮安懿王。帝所生父也。未加封。修具疏言。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請

下有司議。安懿王及譙國襄國二夫人。仙遊縣君。合行典禮。詳處上臺。諫主學士光議。稱皇伯進大國封。修引卷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名。以爲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父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無其據。進封大國。則禮無加所尊者爵之道。下再議。於是御史呂誨等。遂詆修首唱邪議。違經叛禮。忘先帝爲負。而修自以本經據禮。俟百世不惑也。於時臺諫議尊大統固正。然未盡衷於禮。又皆時正人衆羣然和之。無間言。而御史蔣之奇議。顧獨與修合。爲衆所指。日之奇大患之。思所以自解。會修妻弟薛宗儒有憾於修。造惟薄不根事。以騰謗。中丞彭思永聞之。告之奇。之奇喜。卽上章劾修。意欲以自明。修自束髮好修。被汗蠟。大不堪。錮門請推治。時神宗初卽位。惡以閨門曖昧事傷大臣心。深護修。詰之奇。思永問語所從出。辭窮。皆坐黜。而修亦堅請避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亳州。去國矣。修自歷官至兩府。稱堅正。而文學爲天下宗。王安石以後。進生從之。游素尊嚮之。及安石旣輔政。忌前自用。而修議論多抵牾。惡之。年六十。卽懇乞謝事。帝優詔不許。守青州。又以不散青苗。爲安石所詆。致仕去。退居穎而卒。謚文忠。修爲兒時。於漢東藏書家。得韓文於廢書篋中。讀而愛之。請以歸。以

漢東藏書家。得韓文於廢書篋中。讀而愛之。請以歸。以

方舉進士。攻詩賦。而天下學者競慕用楊劉體爲時文。置之濁時。時自念曰。學必至於是而後止。後舉進士。及第。官洛陽。乃大肆力於古。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求合於大道。於經術不苟爲異論。務究先儒之說。詳覈其終始以求通。至不得已而後乃有所論。正於天下古今治亂安危之統。皆曉晰其當然。與所爲匡救飭治之方。故其爲文根極理要。撥邪衛正。提衡當世。張皇大中。而深醇溫厚。渾然天成。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相唱和。其仁心爲質。忠君愛士之意溢然言表。俾人得其爲心。雖辭窮卷盡。而雍容衍裕。含意若未卒也。爲宋文冠冕。知貢舉。所取士。率以辭義近古爲上第。而其時以險怪新異相高尚。知名者皆黜落。造謗訕騰。沸脩恬不爲動。語人曰。是非久自定。今未易口舌爭也。獨吾所得士爲舉會者三人。當以文名天下。則蘇軾轍兄弟及曾鞏也。於是天下翕然師尊之。其立朝好推轂贖士。聞士有一言中於道。卽不遠千里求之。又以爲國家臣。一四海之日久。智謀雄偉非常之材。必有隱於山林屠販。至老死而人莫之知者。招來獎借。汲汲如不及。天下人信以爲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其負已者。則自引以爲過。務弘覆而成全之。於故舊則曲爲延。

譽不以貴賤生死易其心。尹洙孫復石延年梅聖俞之倫。生則薦達。沒經史其家。或言之朝。官其子孫。方爲夷陵時。年壯未厭學。求經史觀之。僻無從得。則日取架閣中所儲舊獄要。反覆諦閱之。見其枉直乖錯者甚衆。仰天太息。至泣下。誓心言。他日遇獄事。必求得情。不敢忽也。故所至以吏事稱。數歷劇隄。始至三日。事卽減七八。比三月。衙齋如僧舍。爲開封前尹包拯嚴察。有治聲。所親勵之曰。君爲治。必放包公矣。修曰。人材性不一。不可彊當。各用其所長。彊所短而用之。勢必不逮。包公之長。吾之所短也。吾自有所長。吾用吾之所長。其爲政不求聲名。不暴治迹。一主於靖民。而民翕然便安之。與後進生言。往往及吏事。曰。文。早止於潤身。吏事可及物也。虛懷無競。讓善下能。受詔與學士宋祁修唐書。已有詔令刊削。脩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人所見各不同。安能悉如已意。一無所刪改。故事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冠其端。云某等奉敕譔。而於時修官最高。當書。脩曰。宋公於我爲前輩。於列傳功最深。署祁姓名上。祁聞之喜曰。古文士多不相讓。歐公此舉。古未嘗有也。至脩自譔五代史。於是非與奪之際。甚精。其著論。必以嗚呼先之。曰。此亂世之書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行治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謂春秋用意深。故爲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於五代梁。不絕其爲君。而不沒其惡。使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於五代錄。唐明宗。周世宗。則深惜其世。而備著其善。以爲勸。當是時。生人之大倫盡壞。其爲書。致嚴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而處其權義尤精。其家人傳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紀同號。而傳家人則別之。唐太祖。莊宗。愍帝。爲一家。廢帝。又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與奪異。而別其家者。同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

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其感廷臣爭濮王議已亟。而稱本生父曰皇伯。爲不經。於出帝紀著之。於後晉家人傳。又著之。出帝紀。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明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何也。高祖自有子也。高祖自有子當立。而出帝攘其位。後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臣其父而爵之。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天性滅矣。後晉家人傳。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竊取

嬰孩襁褓之中。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而爲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知有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魯禽獸之不若。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僞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著之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其服期。而不諱其爲父母。其爲說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所共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服可降。而天性之親不可絕。父母之名終不可得改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晉高祖

以邪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嗚呼。是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梁家人傳論曰。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勒刃於其胷。而卒莫之能也。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至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於父子之間。而不之覺。則女之爲禍烈也。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又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應者。然原其本。則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豈不信哉。其感當世朋黨之禍。於六

臣贊著之深痛其論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也。真可謂不仁之甚也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附焉。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未嘗不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誇耀。又從而相之。此非小人誰能爲也。是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舉其朝皆小人。其君子安在哉。當漢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亡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懦庸不肖。傾險之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諸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心。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引薦。引薦則謂之朋黨。

使人聞善而不敢稱。見善而不敢薦。則人主之耳目不復得聞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空國無君子。然後小人得志。而無所不爲。則漢唐之季世是也。故其國可奪。而以與人者。繇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繇其以朋黨之說去之也。嗚呼。傳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其著列傳序之曰。春秋無義戰。而五代無全臣。自開平訖于乾德。終始五十有三年。而天下五代士。幸而

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貳。固已難矣。於此時而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亦不顧其存亡。而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爲榮。如長樂老所敘者。豈不悖哉。故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焉。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者。各以其國繫者。曰雜傳。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五代時可道者。何其少也。雖曰干戈興。學較

廢禮義衰而風俗墮壞。至於此。然意其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亂世崩離。文字殘缺而不著。著其僅傳者四五人而已焉。作一行傳。其伶人傳論曰。蒲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吾所與約。爲兄弟者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之所大恨也。吾與爾三矢。其必勿忘而父之志矣。莊宗受而藏之廟。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士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遂矢先王。而告其成功。可不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有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與。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與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故禍患嘗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也。嗚呼。豈獨伶人也哉。其宦者傳論曰。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以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

之說。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左右日親。而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孤矣。勢孤則懼禍之心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不測。伏於閨闈。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其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始欲與疏遠之臣而圖之。緩之則養旤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爲之謀矣。至其甚則俱傷兩敗。卒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之。快天下之心而後已焉。故曰深於女旤者此也。以爲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而未嘗道其所以然。以是爲不可

知也。故尊而遠之。其虧益變流害福。以爲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事而已。故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興亡治亂之故。至詳。而春秋所書日食星變。爲有司所占者。則以其官志之備。司天之所考。曰司天考。以爲自三代而上。莫不分土而治。及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以爲大一統而合之。君然自秦漢以來。爲國短長。果孰愈三代。及其亡也。又未嘗不分。至乃無地以自存。蓋得其要。雖建萬國而治。失其道。雖一天下而不能以自容也。唐分天下爲十道。旣其衰也。置軍節度爲方鎮。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而天下之

勢遂分。唐以之亡。豈非其利害之理然與。錄方鎮軍州。與前史互見。爲職方考。以爲自唐失其政。天下黥髡盜。販乘時而衮冕。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牲牢視人。嶺蠻虔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阻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出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以爲自古夷狄於中國。有道不必服。無道不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然也。故爲國者。當置之度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者。不可無慎也。作四夷附錄終焉。

所論著。徃徃師春秋之意。深切著明。而不襲其文。自韓子著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而不能以有行也。著本論。言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故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
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
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之
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
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
是制爲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
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亡而爲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

教之。使知尊卑長幼。生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器死之
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
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
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其慮
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沾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
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

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蕪并游墮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器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

而歸之。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驅之乎。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被誠壯狡。其中心茫

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恥然柔懦。進趨畏法。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一介之士。知禮義而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居嘗與學者言。必引之於道。著論言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鳥獸草木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之於身者。無所不獲。施之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有能文學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及于後世。更百千年。亦來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餘百篇。小

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此可悲也哉晚與蘇學士軾言吾老將休付子斯文又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所自立者如此軾序其集曰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大之將器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器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

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而有申商韓非之學違義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摧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器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知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爲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爲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

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未，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勵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修二子曰：發曰：裴發字伯和，少好學，從安定先生游，治科舉業，好博物，考古天文地理之故，以為書未成，卒。官殿中丞，裴伉正有父風，直秘閣，以黨籍廢。

○宋初，字子京，安州安陸人，與兄郊同舉進士，名第一，郊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時呼二宋，以大小別之，而郊以名犯國忌，易名庠，西事起，初以三司使上疏言，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天下有定官而無限，負一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僧道益多無定數，三

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受具足戒者，姑如舊，他悉罷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募兵已著籍者，勿論，他悉驅之南畝，又可得力耕者數十萬，國家郡縣有定官，待闕者五倍於其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為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置選限，務於擇人，其道場齋醮為一費，營寺觀祠廟為二費，大臣罷黜，除使相，靡邦用為三費，當節而原本於服儉約身，先當知制誥，以兄庠參大政，乃以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庠罷出知壽州，庠復位，改龍圖閣學士，史館修唐書，復翰學士，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罷冊禮，予告，媿告進，溫成進，貴妃初當制，不疾，旨書告，又不送中書，取官告院印，亟封進，妃方愛幸，凱行冊，得告，大怒，擲于地，出知許州，南數月，召為侍讀學士，遷給事中，兼龍圖學士，坐子從妖人張彥方游，出知亳州，遷禮部侍郎，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穀，類先陝西，河東而後河北，非計也，西賊卒銳而士寡，又河東天險，勢不能深入，若河北則自薊抵鎮定，勢同建瓴，請自今入穀，鎮定鎮定克乃輸穀，其選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徙鎮定，則鎮定重，而河北可高枕矣，且

鎮定自先帝來為一道故號令一而兵不分今判而為二平時號令文移既不能相屬一旦有急彼此不相謀當孰為同憂耶請合鎮定為一路如故而以將相大臣領之便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言初在定不治縱家人貨公使錢數千緡中丞拯亦言初在益部多游燕出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省復為羣牧使卒為治戒授其子三日歛三月葬棺用雜木漆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莒公在若等不孤矣莒公者兄參政庠也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初法應得謚贈吏尚書謚景文○尹源字子漸弟洙字師魯河南人並以文學知名洙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源倣唐杜牧罪言作唐說及敘兵十篇洙作敘燕息戍又為審斷原刑敦學考績廣諫等雜議九篇皆天下大計源叙兵畧言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而無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而無驕將唐之所

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勢者也洙敘燕畧言攷戰國歷世燕最弱不能加趙魏趙魏合燕固不能難也國初虜與并合而國家止以偏師為備禦王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為後顧則趙魏足以制燕之明効也并寇既平悉天下之銳曾不能攘燕尺寸之地頃以百萬之眾駐趙魏而虜得意去莫能抗斯何也弊在於兵多而不分兵不分敵得蓄力以待戰無他枝梧害一我眾則士息害二士至眾而悉以中才將之害三大眾一北敵長驅毋忌害四重兵外屬根本虛弱纖人易為關說害五貴臣監督進退中御害六故制敵在謀不在眾誠以趙魏燕南之眾益之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擇將而分帥之令得專制則勢必萬全就使偏師坐衄他眾尚奮而本根不搖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者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其守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眾朝敗而夕滅則新造也今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庸非惑哉兵既久殫士大夫玩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復用其必有迹於斯言其息戍畧言今西杜涇原邠寧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千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

計費六百餘億矣。平世屯戍且若是，後有他警，其何以復之？是十萬師，有增而無損也。國家募商入粟，塞上傾四方之貨，然所輓致，不過被極邊數郡而止。又歲不常登，而廩有當給，黨其乘我，存饑而動，則我必濟師。諸饋饗將安所出哉？是未戰而西垂已困也。今邊郡時有民兵，極塞數郡，民籍寡少，勢不足以備敵。誠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勝兵六七萬，貸其賦粟，令無他顧。畜馬者，又蠲其雜役，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而以關內河東之勁兵，傳之，分其屯，專其任，堅其守，備習其形勢，而盡罷京師禁旅之煩費。庶夫元昊反，安撫使韓琦辟以為判官，獻攻策而敗，左遷判濠州。琦知秦州，復辟判州事，上奏曰：「命令者，人主所以示信於天下也。異時朝廷降一命令，民皆竦視易聽。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為不久行，自更既而信然，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信，後一人沮之，其意務矣。今反汗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亦頗自詘則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以厲世，摩鈍之柄也。今外戚肉臣，以及士庶，求恩澤，率從中下，謂之內降。夫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有內降斜封者矣。今陛下威柄自己出，即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不賢不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退之。何必襲斜封之弊，為內降哉？內降一行，大臣從之，壞陛下綱紀，不從沮陛下德音，無一可者也。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宣言，內帑金帛，累朝積聚，今所存無幾。臣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賢然民不可以家至而戶曉，願審之慎之，往邊將以力戰，賜金無不悅服。今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此賜與不節之弊也。今朝政日弊，人心日危，惟深察存亡安危之原，以日新盛德，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使，以劉滬城水洛，怒械下吏論死，以論糾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卒嘉祐中，以相琦言，復官。石延年字曼卿，其上世幽州人，幽州入契丹，祖自成，以其族間走自歸，居宋，遂為宋城人。延年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偉非常之節，有幽燕人風，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劇飲大醉，頽然自放。錄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亦莫知其才之有以用也。舉進士，不中，有詔三舉者，得補三班奉職，不肯就。學士張知白謂

樹恩私黨，有內降斜封者矣。今陛下威柄自己出，即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不賢不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退之。何必襲斜封之弊，為內降哉？內降一行，大臣從之，壞陛下綱紀，不從沮陛下德音，無一可者也。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宣言，內帑金帛，累朝積聚，今所存無幾。臣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賢然民不可以家至而戶曉，願審之慎之，往邊將以力戰，賜金無不悅服。今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此賜與不節之弊也。今朝政日弊，人心日危，惟深察存亡安危之原，以日新盛德，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使，以劉滬城水洛，怒械下吏論死，以論糾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卒嘉祐中，以相琦言，復官。石延年字曼卿，其上世幽州人，幽州入契丹，祖自成，以其族間走自歸，居宋，遂為宋城人。延年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偉非常之節，有幽燕人風，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劇飲大醉，頽然自放。錄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亦莫知其才之有以用也。舉進士，不中，有詔三舉者，得補三班奉職，不肯就。學士張知白謂

之日、母老猶然擇祿仕耶、乃矍然就之、累太常、太祝、知金鄉、治有聲、判乾寧、求靜、軍有能名、明肅臨朝、以大、較理上書、請還政天子、太后崩、嘗言太后事者、得顯官、范諷方幸、欲引之、延年持不可、乃已、時西北邊無事、中外弛武備者三十年、延年上書言兵不報、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天子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令籍河東、陝西、民、為兵、還稱旨、賜緋衣、銀魚、時邊將欲以鄉兵扞賊者、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錯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以前則皆勝兵也、延年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所設、施、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雖喜酒、自豪、而退質、其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其為文、勁健、稱其意氣、尤工詩、善、書、○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為詩、期於深遠、古淡、初未、為人知、以從父詢、蔭、為河南主簿、留守、錢惟演、嗟賞之、引為忘年交、與酬倡、一府盡傾、堯臣益刻厲、精思、歐陽、修、自以為為不及、宋興、名家詩、莫能過也、嘗語人曰、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善矣、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累國子監、直、講、遷尚書、員外郎、預修唐書、書成、卒、錄其子一人、堯臣、貧、喜酒、賢士大夫多載酒從之、游氣溫然、不怒、與物無

作、詠、嘲、風、刺、一託之於詩、詩晚益工、歐陽公以為如食、橄欖、初苦、難嚼、而真味、久愈、在云、時江休復、隣、幾、亦善、詩、每騎驢出、據鞍誅詩、至迷失道、家人求、乃得之、官部、即卒、○蘇舜欽、字子美、開封人、狀貌瓌偉、以父任、補大、廟齋郎、調嚴陽尉、玉清昭應宮災、詣登聞鼓、上書言、臣聞、之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火極而災、今乘夏之氣、發、於王、清宮、震雨、雖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實、天之明、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下哀痛之詔、罷浮靡之、作、拯、矢、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禪、於、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庶、幾、變、災、為、休、祥、今、未、之、有、聞、而、狹、日、之、間、獨、計、工、後、圖、修、復、昭、應、都、下、之、人、途、數、巷、議、咸、籍、籍、以、為、章、聖、皇、帝、時、天、下、富、庶、帑、藏、充、斥、作、斯、宮、而、海、內、虛、竭、今、陛、下、嗣、位、之、日、淺、數、遭、水、旱、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無、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所、不、有、况、天、災、之、而、復、修、之、是、違、天、意、與、之、競、也、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書、上、不、報、比、下、越、職、言、事、之、禁、舜、欽、上、書、言、昔、漢、文、感、一、女、子、之、言、而、除、肉、刑、漢、武、聽、三、老、之、議、而、誅、江、充、肉、刑、古、法、五、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賤、之、至、也、二、君、從、之、而、後、世、稱、聖、非、以、義、之、所、在、雖、賤、不、可、忽、乎、况、國、家、設、爵、位、以

待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
 不言罪其敢言人誰肯諫此大臣欲壅蔽主聰杜忠良
 之路也物情閉塞上位孤危願亟寢前詔勤采納以守
 隆平又不報尋舉進士官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
 定中河東西地震投匭上疏言畧曰臣聞治國者先修
 已修已者先正心今民間傳聞陛下邇年稍遜俳優賤
 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志賜予過度則
 傷財蕩志則政事不修傷財則用度不足祖宗日出視
 朝肝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召委曲詢訪
 真宗末違豫始間日視事陛下春秋闕盛正宵旰求治
 之秋而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府庫匱竭民鮮蓋藏
 誅欵科率始無虛日而天官侈費二十倍祖宗之時此
 用度不足也惟修已御人洗心鑒物勤聽覽舍宴游放
 遠諸優親近敬正之士天下幸甚臣聞之日明王勞於
 求賢逸於任人夫明主之擇賢豈必盡盈庭之士而過
 擇之哉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
 侍郎超越十資以為上相此非常之恩而隨虛庸邪諂
 非輔相之器降麻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
 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詆諆自熹士人宴集必置席間以
 資笑噱今處之近輔物望甚輕御史中丞張觀司諫高

若訥二人者類以文辭進而性資輕懦無敢言剛鯁之
 風而執政引拔並處諫列臣願陛下至慎至重親擇輔
 臣諫官而身勤儉以憂天下及范富登用薦為素賢較
 理而婦翁杜衍方柄國為小人所深忌中之坐監進奏
 院市故祠神紙錢會客罷語具帝紀中舜欽既放廢居
 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時發憤懣於詩歌以
 自暢其知兄弟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遠違
 兄弟隔絕親交也招之反舜欽不無少望寄姍怨於尺
 牘報之竟廢放以死歐陽修謂其豪於文如蟠屈龍蛇
 風雲雨電揮斧轟車然須臾齊止回顧百里山川草木
 畢舒發其萌芽也乃其心終始
 仁義於窮達之際堅於金石云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少警敏讀書脫口輒成誦年

十二試作六論援筆成辭甚偉未冠遊太學學士歐陽
 修得其文大奇之舉進士累官集賢較理判越州越舊
 有酒場主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民後酒場錢有餘而

責民錢如故。鞏立弛之前。此救荒法。多設粥餉。餓者而田野之民。遠不能自至。至者群聚城郭中。蒸爲疫。鞏前期勸分。得民所自實粟十五萬。視常平價少增。以予民。民得從其便。受粟不出里而食有餘。得以其力治生。又貸之種糧。使民於明歲二賦內雜償。民忘其饑。徙知齊襄洪三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召判太常寺。未至。知明州。徙亳州。齊俗悍喜攻劫。多豪宗。力能動權貴撓法。鞏首捕治之。而設方略。明購賞。追捕盡得其椎埋效奪者。黥配之。已乃屬民爲保伍。使幾察居人籍。行旅出入州。卽肅清。詔浚河。齊當出夫二萬。

東按籍當二丁而出一鞏。括其隱漏。乃九丁而一。費省且數倍。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魏。視舊省六驛。又弛無名錢。爲橋濟往來。福州盜負山海。數起。勢洶洶。鞏以計。迹捕縛其渠數百人。溥海晏然。亳多盜。治之如青齊。其爲政務去民所疾苦。急姦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時朝廷初變法。鞏推法意以漸次施行。民以便安。使者希望欲他有所爲。擾民者不聽也。襄州有大獄。連逮至十百人。鞏一閱其牘。曰。是法當勿論。何久留爲也。立縱遣。歡呼去。在洪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予病者。軍民病不能自給者。聽自請。

資以庫錢。責醫診療之。計其全失多寡。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所過多騷。繹鞏前期。區處諸師行次舍。井爨什器畢具。一不以勤民。迄師去。市里不知也。福州城圮。詔修之。親周視。計度省工費甚眾。而力出於後。兵傭夫一不以及。民輦嘗言。州郡所為難治者。獨困於文移繁數。而民不安其田里者。追呼之為擾也。於是與屬縣約。即追呼度事。緩急與之期。期與事不相當。聽自言。別與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罰典吏。大者且劾縣官。約州不遣人至縣。縣毋得遣人至田間。於是事先期成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鞏所領州多難治。而事有成式。分任僚吏。因能而使。獨總綱條責成。朝夕視事。僅數刻。庭無留事。囹圄屢空。罷之日。民遮道留不得去。去愈久而民思鞏。少時與王安石介甫同鄉友。厚善。安石心服之。以為其文如水。有江漢。星有斗。世無有也。令賤且死。必且為班楊。又銘其母墓。以為宋興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出焉。蓋推重如此。鞏先知名。亟為之延譽。而安石名大起引以自輔。而鞏以數忠告。忤其意。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誠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謂吝。對曰。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帝為竦然。帝與論經費。又以節

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帝為竦然。帝與論經費。又以節

用爲理財之要。安石大不悅。以鞏在朝。怙舊故。面責難。不能居忍也。而小人乘間讒構之。故自較書求補外。轉徙者六州。更十數年。卒不召。一時後進生及弟布等。鋒出銳進。踐華要。視之泊如也。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斥逐。而鞏居官奉法。循理精吏事。於慮防豫周。時有操縱。終不戾於法。故人亦莫之能中傷焉。元豐三年。安石既去位。鞏徙知滄州。過關入見帝。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數召對稱旨。遂以爲史館修撰。典五朝史事。故事修國史。必衆選文學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付一人掌之者。鞏謝不敢當。帝曰。此用卿之漸耳。毋重辭。

會官制行。擢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史目。日至數十人。鞏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言人人殊。而衍裕雅重。論者以爲有三代之風。有詔是正。史館書籍爲考正其文字。辨其訛謬。闕其不可考者。間爲序以通其意。時洛學未興。並時以文名者。洗洋縱恣。旁薄自意。時雜蔣老縱橫家言。鞏獨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必本於仁義道德。而考衷於六經。超然遠覽於百代之上。自尹氏兄弟。蘇氏父子。借古事引繩墨。揚權時務爲論策。爲書以干當世。爲制科館試地。然率多議論。非事實。獨鞏所爲政事。筭依古法。故引祖宗典制。莊

百身一統
渾雅重鑿鑿中窾的切事情爲當世所可施行方正學
以其文如姬孔之徒復生今日矢口所陳皆三代禮樂
也。近名人推挹以爲唐宋七大家之冠。先漢鉅工未能
或過。宜與詩書作者並天地無窮云。其敘劉向所集次
新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
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
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
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
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
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
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及周之末。先王之教化法度。既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
智。家尚其私學。者。遽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
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
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所歸也。先王之遺文。
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
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
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竒可喜之論。
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謾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

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矣。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異說之所蔽。而不知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較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其敘戰國策曰。劉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

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謂其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
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
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
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
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
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因時適變。爲
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
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
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皆

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
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
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其敘列女傳曰。劉向
所敘列女傳。凡八篇。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
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
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篇。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
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

書亡久矣。嘉祐中集賢較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自唐之亂古書之存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而大家注十五篇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較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子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

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長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而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

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多如

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其敘禮闋新儀。曰。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則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

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有。以待其有事。而以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

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上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高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繇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玄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

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後爲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廢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本意。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乎。至其陷於非矣。則繁於爲法以禦之。

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

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帝欲大用之。會居母

憂卒。謚文定鞏蚤失父。事繼母甚篤。皇皇四方。營饘粥之

養。而四弟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其爲人。惇大直方。其取舍必度於禮義。福州無職田。鬻園蔬。歲直三四十萬。鞏曰。爲太守。奈何與園夫爭小利乎。棄不取。以荆舒沮抑。爲世俗忌嫉。而所就卓然。卒以名世云。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讀書研精善屬文時歐陽文忠

以文章擅天下曾鞏攜其文謁之大稱善為延譽以起

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法許獻文試館職安

石不進也調知鄞縣相彥博薦其恬退命召試不就文

忠薦其堪諫官召試以祖母年高辭提江東刑召修起

居注辭八九乃受遷知制誥糾在京刑獄以母憂去終

英宗之世召不起神宗在穎邸講官韓維呂公著數稱

揚之因寤寐其為人甫即位召入為翰學士兼侍講一

見語合意已遂柄國創法更制欲挽宋積衰苟安為富

強然強伎自信以同異為喜怒以喜怒為廢置誅賞與

大師起大獄斥逐正直引用檢邪卒以禍天下語具帝

紀中安石性高潔厭華腴土木形骸至衣垢不澣面垢

不洗聲色臭味若富貴利達視之泊如也入政府攜魚

羹飯食省中無兼味每人有嘖言及帝意小不慊輒恚

曰何處無魚羹飯喫輒引疾卧不起其操行為天下所

衆信為天子深信以能必行其志其為文書足以致其

言言足以發其志而約之於法精勁峻整學博識高雖

時賢與意見異指者讀其文未嘗不歛衽推先也晚為

天下所指目而其言卒不以相業廢至今存先是鞏郡人李觀泰伯博學篤志務討論文武周公孔子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用顧不喜孟子廢不治舉茂才異策得召試試

六論不得一。觀謂人曰。吾於書無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擲筆出罷。歸益弘。遂於學。范文正公守饒州。得所為禮論。易論。平土書。及明堂定制善之。具狀言觀講論六經。辨博明達。所著書有孟軻楊雄風。以所為策二十四篇。上之不報。明年復錄明堂圖并序。與余靖交薦之。授將仕郎。已召為太學說書。尋管幹太學。卒。門人著錄者百千人。里人鄧溫伯最顯。為御史中丞。上其所著書。請官其子。參魯郊社齋。即朱文公熹嘗稱觀之學。得於經為多。其後華郡人王無咎補之。呂南公次儒。史具以文學稱。無咎第進士。守江都尉。人未之知也。曾子固見而異之。妻以女弟。遷天台令。見王安石說之。棄官從焉。調南康簿。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安石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詔以為國子直講。命下。卒。南公舉進士。不第。退築室灌園。不復規進取。欲著書以褒善貶惡。以袞斧名齋。學士陳繹出知建昌軍。見南公說之。自以為補外。得灌園。先生為幸也。元祐初。立十科。取士法。繹以可備著述科薦。中書舍人曾肇以堪充師表科薦。未用。卒。

蘇洵明允者眉州眉

山人。少豪不學。長日不知書。父職方郎序。寘不問。鄉黨

親族皆恠之。問故笑不答。年二十七。忽發憤。謝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舉進士不中。舉茂才異等。又不中。退而歎曰。嗟夫。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燔之。益閉戶讀書。乃大究於五經百家之說。涵泳其粹精。厚積深蓄。絕不為文章者五六年。已慨然曰。可矣。繇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著洪範論。史論。權書。衡書。數十篇。於是攜二子軾。轍。行游于京師。時翰林學士歐陽修。以文章名世。乃為書。自敘其願見之心。數十年。介所為文見之。且言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竊以為洵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

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
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恠惶惑。而抑遏蔽掩
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
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
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
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
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
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
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
子之文也。洵少不學。生二十七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

遊。年旣已晚。又不遂。刻意屬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同
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
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
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繇是盡燒曩時所爲
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賢人之文。而介然
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皇然。
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
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
也。時旣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
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

謹獻近所爲文若干篇。惟執事惟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又爲書上所善田樞密。况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能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

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文章。雖不識其可以用於世而傳於後與否。獨恠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求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修得書。讀其文。大驚曰。是荀卿子之文也。今胡爲來哉。亟見之。獻其所著書于朝。士大夫慕聲爭傳之。會二子軾轍並舉進士高第。一旦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人以父子俱知名也。號老蘇別之。召試紫微閣。不至。除秘書省較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食其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之。爲太常因革禮百卷。成上之。未

報而卒。贈光祿寺丞。洵爲文辨博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爲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處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叩其所有。又愈出而愈無窮。洵與人交。能急其患難。死卹養其孤。眉山在天地西南數千里外。洵又晚成。而卒以成名。歐陽子之力也。居常太息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子軾。字子瞻。年七歲。侍母程夫人讀漢書。至范滂傳。慨然請曰。兒爲滂。夫人僮許我乎。母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退而曰。吾有子矣。總角入鄉較。有自京師來者。傳魯人石介所爲慶曆聖德詩。流觀之。軾旁觀。輒誦習其辭。因問師。十一人者。何人也。

師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耶。則不敢知。若猶人耳。何爲其不可知乎。師竒之。盡以其人告。蓋是時。已慨然有頑頓當世諸賢哲意矣。弱冠與弟轍。試禮部。歐陽文忠知貢舉。得其文。驚以爲必南豐曾鞏所爲文也。鞏故從修游。恐人億其私。寘第二。發視之。則軾也。乃大驚曰。安所得斯人乎。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已以書見修。退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明年。舉賢良制科。對策言。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所不察。而緩急之勢異也。是故方其無事。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疎且賤。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深悲。天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四海震恐。雖有事之失常。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直應故事。豈以臣言爲真。足有感於陛下耶。雖然。陛下以名

求之。臣何敢不爲是實以應之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而今也。猶以道遠爲歎。以是知陛下未之勤也。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抑宴居而無爲耶。臣皆不可得而知。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繇於不勤者。何也。竊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奉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

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夫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讀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心。誘掖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而密畫之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又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所聞者。比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蓋昔者武王之用太公也。其相與答問者。百數萬言。今六韜是也。亘公用管仲。其相與答問者。亦百餘萬言。今管子書是也。古之人君。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如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受之。既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政不舉也。則引身而求去。其引身而求退。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非我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之人也。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是未得御臣之術也。如此則聖策

所謂闕政尚多。和氣尚戾。民多逃亡。邊雖安而兵不得撤。利已浚而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又何惟其然乎。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以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闕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而不戾乎。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世以爲安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田野固未之盡闢也。民安得而聊生乎。所謂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

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壯狄者。未始有不通西域者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百年矣。議者若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嚮邇。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中國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非數郡之地。果足以吾抗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也。而手足不能以自運。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

而中國亦若未嘗有秦者。則舉夏人之道也。其次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將折而歸於我。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

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以其不足恃之故。則從而擁之以多兵。擁之以多兵而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以資格爲程。今縱未能如古。可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關通。

而爲職司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它諸答問意甚悉。未復申之。言陛下以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明之。又恐其不能切至也。又詔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復敢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托。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

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宮也。則以爲便辟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行於內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時弟轍對。亦甚切直。仁宗得之。顧喜甚。退太息曰。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除簽書鳳翔府判官。太守意軾文人。又年少。不責以吏事。而軾操決穎脫。老吏莫能欺。英宗欲召爲翰林。相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當善培養之。用之驟。未必不爲累。請召

試。試復入高等。得直史館。先是臨川王安石以文學有重名。而軾父洵作辨奸論。以爲刺軾。議論又與不相能。熙寧中。安石爲神宗所倚信。召參大政。軾遷判官告院。會安石欲變科舉。興學較法。下兩制三館議。軾上議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况於學較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政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較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愚猶以爲不足也。夫時有否泰。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

風俗變而法制隨之。譬之猶江河既移徙猶強而求復。則難爲力也。昔慶曆嘗立學較矣。至今日而空名僅存。若將變今之禮爲古之俗。必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令游士。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帥教者。屏之於遠方。將徒爲紛亂。若其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時何異。願陛下留意於大者遠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可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憚禮義拘束

之耳。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殊釋然。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辭謝久之。乃曰。陛下天縱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耳。願鎮以安靜。待事物之來。然後應。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爲安石之黨所讐嫉。權開封府推官。欲因以多事。而軾決斷精敏。聲益著。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言。陛下以燈火奉兩宮之歡。爲孝。而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衣食。有生之資。願追還前命。遂得罷。於是軾以爲帝終信嚮之也。乃發憤上疏論新法諸利害甚具。而約之於結人心。

厚風俗存紀綱。語具帝紀中。時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言。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以專任管仲而興。燕噲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會廷試進士。士阿合。爭言祖宗法制爲非是。而葉祖洽擢上第。乃退自擬答以進。曰。臣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誠厭詩賦無益之語。求山林朴直之論。以恢廣聖聽也。而所試舉人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失。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臣切伏憂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

士。曲盡其巧。嘉祐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也。今士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無敢復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反。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異時詩賦論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策一通。投進。其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

動其欲。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憂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監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

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苟事可諧。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而經邦者也。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中書政本。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則天下何觀焉。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

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循此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而薪不可破。今陛下使農民舉息。商賈爭利。理也哉。而又何恠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也。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厚自解。釋而人終不服。且吏受財。杜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今青苗有二分之息。天下以爲利。而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而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而陛下以爲善。雖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辨。以解。答千萬人之口。傳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其何以自解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知其可取也。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以爲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慮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三年而未已。繇此觀之。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矣。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羣臣不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

口傳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其何以自解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知其可取也。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以爲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慮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三年而未已。繇此觀之。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矣。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羣臣不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

乘輕車駿馬。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錯。何施而可以臻此。臣以爲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夫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

而更用阿順之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甚於今日。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其說以爲唐虞之隆。刑故無小。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五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周之盛。爲然哉。所以誅群飲者。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

百史一編
曉散者耳。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可執而殺之也。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與。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此二人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其才分者也。蓋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出於天性。不可學而能也。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宗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之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與。爲不知人與。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以其人爲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也。然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無乃誤社稷與。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

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矣。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全治。必曰唐虞成周。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要必有可言者。臣以爲此不可以勝言也。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成其務。此豈可言哉。所可言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信。祖宗之法不足用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成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而陛下持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惟陛下察之。又數論治道。以爲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夷狄。皆推赤心以待之。而不以絲毫僞也。使四海之內。親如父母。信如腹心。如此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如此則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禽獸之畏弋獵人。

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六者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國之斧鉞也。今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言者曰。人主不可以無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言者曰。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不仁。其子其可乎。以至欲窮兵者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言峻刑者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者曰。吾以振國威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嗟夫。此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奈何踵而行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所謂作福作威者。言威福不可移於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故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不作威福。於是乎違衆而任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於人。於是乎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如此則雖名爲人主之威福。其實固左右者之私意也。姦人竊吾之威福。市之於外。權與人主侔。

此何所不至哉。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非人臣之利也。何則。興利以聚財。必煩刑以賊民。民者國本。而興利以賊之。國本搖矣。然而言利之臣。必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後。南蠻西夏之師。費不下數千萬緡。議者既受其利矣。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苟以此爲儲蓄。則不待煩刑賊民。而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北二虜望望而不敢近矣。而人臣無可賞之功。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爲身謀。非爲社稷謀也。諸皆痛切。帝每誦其奏篇。至尚膳忘食。大竒之。爲安石所譴惡。於是諷侍御史謝景溫糾

爲商販求利。下獄治。無所得。出判杭州。已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軾既連徙外。見時政不便者。不敢言。獨緣詩史之義。託詩詞以諷語。深切而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據其謝表中語。及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御史獄雜治。欲必置之死。中丞張方平學士范鎮上書訟救之。不報。而帝終憐其才。用王安禮言。及太皇太后命。竟貸之。安置黃州。語具帝紀。中軾在黃。築室東坡。以居。與田父野老相從於山水間。泊然於世也。帝終眷軾。欲召修國史。而尼之。久之。下手札言。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移汝州。未至汝。軾上書自言。饑寒奔

走。幸有田在常。願得居常州。朝奏入。夕報可下。蓋終念之也。元祐初。諸正人復用。乃復召累翰林學士兼侍讀。軾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必反覆爲帝究言之。覲有所開悟。又以唐宰相陸宣公贊所爲奏議。上格君心。下通政體。較正上之。冀發其聰明。司馬公尤故與軾厚善。及柄用。條當今要務所欲行者示之。軾欲有調劑。謂之曰。公所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後法未可輕議。蓋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因緣爲姦。此二害。輕重亦畧相等矣。今以此易彼。民未必樂也。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行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判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變免役而行。差役猶盡罷。長征而復。民兵殆未易也。光是時。銳欲因民心所欲然。盡革熙豐之政。大慰之。聞軾言不悅。軾又於政事堂公言之。以爲後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後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多取。自足以利民。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公昔爲軾道其詳。豈今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慚謝之。刑部大理寺。列熙寧以來所赦降遷謫法數十條。盡欲刪去。軾爭以爲此先帝深意。不當盡改。因得存者甚多。諫官得蔡確遊車蓋亭詩。意刺譏。宣仁怒。欲貶確嶺南。軾密疏。以爲朝廷如薄確罪。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太皇仁政爲少累。謂宜皇帝降敕有司。令詔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從中下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軾於熙豐至深。而事求其是。如此。蓋正直天性也。時黃河勢方西。而議者欲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不以聞。及諸賞罰失當者。輒白發之。其行呂惠卿。范子淵等。謫辭。務本朝廷賞罰命討之意。抉摘其情狀。以播大號。及行監司守令。誥又徃徃以奉守先帝約束。毋弛廢訓勵之。宣仁太后素知軾。甚嚮信。嘗召見便殿。問之曰。卿曩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軾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愕然曰。臣雖無狀。不敢以他途自進。太后喟然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爾。軾大感動。哭悲哀。太后與天子亦垂涕。左右皆感泣。已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會崇政殿說。

書程頤以大儒入侍。性矜莊。言動必於禮。而軾氣豪。有高才好詼譎。易侮之。頗誚其不近人情。因遂卻。而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軾館職策問。爲謗訕。軾請外。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事權。報私隙。詔不問。於是軾流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初不敢深辨。蓋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不允。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引魯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於衰亂者。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上聖大賢之法。不免於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

不苛者。明臣子奉行。苟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雖文宣之法。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謗及先朝哉。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自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官論臣。交章累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

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審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誠不自量。欲希慕古之賢者。可否相濟。蓋如此。二聖臨御。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廢壞。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變。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揆策問以諷。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費之。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責臣。朝廷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亦疎而不近矣。於是縱言及頤之短。至詆爲姦邪。而三黨之議遂起。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爲吏

尚書。以弟轍除尚書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知
潁州。尋徙揚州。未閱歲。復以禮尚書召。兼端明殿學士。
翰林侍讀。明年太后崩。哲宗親政。國洶洶欲變。詔內侍
劉瑗等復入內給事。翰林學士范祖禹具疏諫。將上。軾
見其草。太息曰。經世之文也。附名上。不報。復自疏言。陛
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獨先內侍。臣恐海內有
以窺陛下也。不聽。乃請外出。爲河北路安撫使。知定州。
入辭。不得見。乃疏言。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
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以自通。大亂之極。至於大臣。
不能以自達。在易。天地交爲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其不交爲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
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
形已具矣。可不畏哉。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
嘗與羣臣接。而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宜爾
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
務。臣雖不肖。備位讀講。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
方當行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於何自通乎。
臣聞古聖人之將有爲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其前。然後能知利害之真。識邪正
之實。而動無不成。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

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盡之何則。奕者有心於爭。而傍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度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而上下同享太平之利。不然。雖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後未有不悔者也。臣又聞爲政如用藥。古人云。有病不治。嘗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覩

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爲惡藥所誤。明年黨禍作。改元紹聖。以本官知英州。尋安置惠州。復改昌化軍。元符初。赦還。卒。軾本以文學自奮。其吏事精敏。絕人。明事情利害。時操縱。而以其身任之。壹主於利民。方在密州時。安撫司遣三班使領悍卒來捕盜。卒暴恣。誤殺人。畏罪驚潰。欲爲變。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卒徐自安。則使人招之。出戮其魁。而靖知徐州。河決曹村。溢南清。河薄城下。城不沈者三版。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爲敗。驅復入。而親詣武衛營。呼卒長勞慰之。曰。

河急矣。若等雖禁軍，幸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途潦，吾儕小人，其敢憚乎？於是築長堤，起戲馬臺，屬之城，軼日夜督視。廬城上，不入府寺，使官吏分堵以守，水不得敗。城卒完，以徐州爲南北要地，三面被山，城三面阻水，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走梁宋，其民皆長，大喜剽掠。有飛揚跋扈之心，其地產精鐵，而民皆善鍛，請於三十六冶，冶各擇其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刃槊，教之擊刺，每月集閱試，而藏其刃槊於官。又請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又言祖宗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要之皆直，以文辭爲進退，而所得多吳

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東陝西五路，自古聖賢豪傑之所產也。以不能治聲律，誦經義，而得人常少，願特爲五路之士，開仕進之門。如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吏。五路監司郡守，授之牙職，祿以今之庸錢，課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用，而得薦其才者能者，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頴有巨盜，朝廷數名捕不能得，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若擒此，當力請於朝，行優賞，否亦以不職奏免矣。直方泣與母訣，而後往，獲之。朝廷以功不應賞格，賞不下，則請以已年勞當轉階爲直方賞，償之。曰：賞

不信。後無以使民爲定州。定軍政弛。諸衛卒情不教而驕。軾先繕營房。禁飲博。核廩賜。爲將較蠶食者。畢子之恩信大行。於是部勒戰法。而軍肅。有卒史訟其較者。軾曰。此事吾自治之。可也。聽汝告。則上下亂矣。立決配。於是衆大服。定人以爲自韓魏公以故相蒞定後。無是也。其在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乞賜度僧牒百本以救饑。明年春。減價糶常平米。作糜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以治病。全活者甚衆。杭水泉鹹苦。居民爲之不蕃。唐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人便之。白居易復浚湖水入運河。運河通。而灌田以千頃。民以殷富。久廢不治。葑積爲田。水入無幾。漕失利。六井亦廢。軾行湖上。周視見葑田如雲。而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版堰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取救荒餘資。募役者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通往來。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而湖益深廣。杭人名之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湫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計。軾議自江上流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避浮山之險。復上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

故順安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阨之故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功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尸祝作生祠祀之寓惠日取晉陶潛詩和之以自怡貧不能塋者飲衆力爲之窆又倡衆爲二橋濟涉者惠人愛敬之徙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飲食藥物皆不具初僦官室以居不可僦民舍又以爲強奪民舍逮治之以契券甚明而免則買地築室以居而士人爭畚土運甓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軾處之泰然或問之曰吾第以此地士人窮老不得第者自處即泰然矣善之乎其自處也赦還

將居許止於常上居陽羨月中夜行游聞婦人哭甚哀問之曰吾有宅一區傳百年矣子不肖而售故哭問其宅安在則軾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即取屋券對壻焚之疾病救諸子無哭泣以怛化湛然逝淳熙中高宗讀其文大愛之寘座右贈大師謚文忠軾天性正直見人善稱之不容口見不善斥之如不及見義勇爲不顧其害以數困然終不爲悔少與弟轍皆師父洵爲文章好讀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讀莊子太息曰吾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得吾心矣故其論名理也類莊生論治體類賈陸其嬉笑怒罵粹然憤然皆成

文可書。其大者馳騁縱逸。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渾淪光恠。雄視百代。則所自得。為多云。

子迨邁過。俱能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時。過年方十九。以詩賦解兩浙。後軾謫徙海上。時年

垂老。獨過侍。凡晝夜寒暑。資生百所。須皆需過而足。世稱其孝。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應制舉。時仁

宗春秋高。頗倦勤。因極言時政闕失。外官禁尤切。深考

官。胡宿欲黜之。帝曰。以直言策士。而以直言棄之。天下

其謂何。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乞留養。

不之官。兄軾登朝。改大名推官。熈寧初。上書言事。召對

延和殿。時王安石得政。領三司條例司。命轍為判官。持

論常抵牾。議行青苗爭之。語具貨賄志。已。安石遣使八

人行四方。訪農田水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

言。轍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推官。久之。安石去

位。而轍適自齊州使還。上書言。陛下即位來。求治若不

及意。將以堯舜之降平。易漢唐之淺陋。甚盛德也。不幸

左右者之不明。治效凌遲。至於今日。水旱連年。死者將

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

邊餉寡少。於是天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

政。而歷日彌月。寂寥無聞。夫既已知其人之不可用。而

去之。則宜亟思其政之不可行。而反之。乃猶遲遲而不

改隱忍而代受其咎。意者以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淺深耶。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更新，罷廢新法，行之莽年，而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列四事之害以獻。一曰：青苗之害。夫公家之貸，於私貸不同。私家雖貸錢取利，而人情相通，非勢有迫，今歲不足則取償於來歲，米粟不足則取盈於芻藁、鷄豚、狗彘，皆得具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而民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

取卽取，願還卽還，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也。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保結，而後得請。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走城市，糜費百端，及其輸納，動有違碍。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連，要以其弊。朝廷雖多方設法以救其失，終無益也。二曰：免役之害。夫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聞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使輸其財。人各致其所贏，是以不勞而具。今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自效；雖無餘錢，不得自免。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羊，以供免役，而天下始病矣。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故上下交易而無不通。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獨貴。欲民無貧。不可得矣。三日。保甲之害。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自唐以來。民自買田以耕。而後得食。以相庸調輸官。而免於爲兵。今相庸調變而爲兩稅。兩稅之中。兵費已具。奈何復勒之爲兵乎。且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也。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三役。民何以堪。且其爲巡兵弓

手也。上番之期。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曾未諳知。伐者既至。相率而返。往來勞弊。卒亦何益於兵乎。古循良之治。賣劍買牛。今也使民棄農具而置兵器。終身而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四曰。市易之害。議者患百貨輕重。制之在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則亦未爲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貨不籠。杜絕利源。不與民共。非特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於是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坐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樂爲此。况復

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瞞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離散逃亡。爲人上者。奈何爲此。至於姦民臣賈。窺伺間隙。或輸積滯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文具而已。朝廷近日特議窮究。然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不已。陳乎。而韓絳呂惠卿深惡之。書上不報。從留守張方。平辟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軼。以詩獄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

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元祐初。召爲右司諫。時宣仁太后倚司馬光。呂公著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輒力論罷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作新法以害天下。及勢鈞相軋。復傾安石爲姦。海內所忿嫉。輒攻之。尤力遷戶部侍郎。輒以其職作元祐會計錄。具條國計盈虛。羸縮之變。以上序之。曰。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什一。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率練精。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有餘。及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

庫充實。創景內庫。大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
平太原。真宗繼之。克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
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
所以裁之。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后土。屬車所至。費
以鉅萬。而上清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
爭。童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
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
以求舒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
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克物宮邸。官吏

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
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
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用之傷耗。覽政之初。爲疆兵
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
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
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
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出以助費。而國力
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
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
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

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親覩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謹取元豐計會之實折。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刻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議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

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備觀覽焉。遷翰林學士。自轍起。冗散見擢。不五歲。遂拜尚書右丞。聞國政。尋進門下侍郎。兄軾以吏部尚書召。以弟在政府。改翰林承旨。轍自請願與兄同官侍從。得獻納不允。然是時司馬呂相繼逝。元豐舊人。日夜造飛語。搖在位在位者。林之欲引用其黨。平夙怨。以爲調停。轍極論其不可。語具帝紀中。且言天下民物粗安。祖宗法紀具在。誠令大臣正已平心。惟是之從。無生事以要功。務安民而靖國。則人心自定。雖有反覆異心之臣。亦將自靖於德矣。惟朝廷措注如臣等輩。猶知其非。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

家之失有以籍口者乎。如黃河北流。正得水性。官穿鑿必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覬功造孽。則所謂生事要功也。熙寧出賣坊場。以代衙前民。久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矍。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已又復差。非所以安民靖國也。乞宣諭宰臣。政事有失。當勿吝改。法度未允。當務盡善。則民心悅而異論消矣。會鄧溫伯李清臣蒲宗孟復召用。轍爭以爲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蔡共政。令連類引萃。拔茅並進。則否泰之所以分也。後竟以三人用。而紹述議起。

如轍言。無何。逆悖禍國。奪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已安置雷州。移循州。元符初。予祠。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千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接。默坐終日者十年。卒。淳熙中。謚文定。轍爲人沈靜簡潔。自弱冠。與兄軾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軾爲文沛然出之。無適不可。而轍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掩。歷四朝。隨事獻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不爲徼寵避禍之計。故出處榮辱。多與兄同。而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倡和。故世稱二蘇。而友愛最隆。當是時。蘇氏父子兄弟。

與曾鞏王安石並以文學名世。一時文士羣合嚮臻。與
 二蘇游者稱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從曾王游者稱
 孫少述。陳無已。王回。向兄弟之倫。而黃庭堅正直陳師
 道行誼不當以文士目云。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元祐初以較書郎預
 修神宗實錄擢起居舍人出知宣州改鄂州紹聖初惇
 卞言實錄多詆誣摘發千餘條下前史官獄嚴證驗皆
 有據吏問用鐵龍瓜治河同兒戲何所據庭堅曰曩官
 北都親見之故云然諸即訊皆抗辭不撓貶涪州別駕
 安置黔州移戎州徽宗即位起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
 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九日罷奉祠庭堅素與時相趙挺
 之有卻復除名羈管宜州徙來州卒庭堅工詩善行草
 書天下以配軾稱蘇黃軾官侍從時嘗舉以自代以為
 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又讀其詩以
 為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又以為宋一代
 之詩當推魯直秦觀張耒因宗之目為江西詩派云。
 晁補之字天咎濟鉅野人善屬文辨博雋偉談開封

及禮部皆第一元祐中官著作佐郎亦坐修實錄奪守官
 已陷黨禍大觀末知泗州卒為文章溫潤典縉其去久麗
 奇卓出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離騷正
 變續三編。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盛氣好見奇談兵
 博綜史傳亦好釋典見蘇軾於徐州作黃樓賦軾以為
 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歎以為清新似鮑謝
 手之不釋也元祐中以軾薦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
 修紹聖初坐黨籍削秩徙柳橫雷州元符初放還至藤
 州與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弟覲
 少章觀少儀皆文。耒字文潛楚淮陰人游陳州蘇文
 定時為學官愛之因得從文忠游文忠稱其文汪洋冲
 澹有一唱三歎之味元祐初居三館八年泊如也坐黨
 籍徙宣復州元符初召為太常少卿崇寧坐為文忠舉
 哀行服安置黃州耒文主明理不以章句為奇詩效白
 居易樂府效張籍父投閑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
 謝不取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陳師道字無已一字
 履常徐州彭城人少苦學勵志嘗以文謁南豐曾鞏鞏
 奇之留受業鞏卒為行喪賦詩哭之有丘園無起日江
 漢有東流之句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
 遂絕意進取元祐初以蘇軾傳堯俞孫寬薦起家為大

學博士言者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終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傳堯俞欲見之謂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仰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何謂其然吾見之懼不吾見耳觀乃白見之堯俞知其貧甚懷金欲為餽及覩其容貌聽其議論益敬畏終不敢進也太息而去時章惇在樞府柄用亦因觀招之無已荅書曰所喻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之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甚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為之防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如師道之不可見何哉且公所為欲見之者以其能守區區之禮也若冒昧法義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公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以侍從交薦為徐州教授遷秘書正字從徽廟郊驟寒左丞趙挺之畀狐裘衣之無已鄙其為人竟不受凍歟○王回字深父與其弟向子直同容季皆博學有文介甫誌其墓以為孔子而後惟孟軻楊雄而深父智足以知軻其於雄幾可以無悔子固

種其所著書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可謂道德之要言蓋推重如此皆早世回仕僅止南頓令云時蜀丹稜唐庚子西有文善持論熙寧中為宗子博士時在位者以同異為喜怒而好兵庚著辨同論言道至於聖人極矣宜不容復有異同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又如此使數聖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又如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說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可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無適而不同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師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則一人之身而有

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齊筮人布著十人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為申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此謂耶吾不忍聞之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豈盡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羣臣之異已者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諸此又著察言論以自古人臣之言兵者未嘗不引義慷慨踴躍激發至考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不可無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

是已天下既平臧宮馬武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曠日扼腕而言兵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乃揚國忠建開邊之議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竇憲負罪憂畏思撼動其君議邊功以希復進劉裕桓温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欲因戰伐之功以威天下所繇不同歸於為身謀而已以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坐貶後復承議郎卒自嘉祐熙豐間宋文甫振

而儒學大昌周元公再闢渾淪而有易通精奧高簡之文程純公正公上達天德而有易簡質粹之文張明公邵先生各以其所造為深通邃密汪洋博大之文宋南而朱文公文倣歐魯呂成公文宗史記而方直深厚明白洞達各稱其為人則本深而未茂膏沃而光燁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倚與尚矣然議者至以為宋學昌而古

之文亡。雖各有其行。而故可知也。夫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文。百代經之矣。洙泗以文學設科。其四教首文。其自命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豈顧薄之哉。宋賢等辭章於功利。痛斥其病道。於敦本質。得矣。而洛蜀立敵。至相讐視。無以迎導淑氣。而生其鷹擊颺去之心。古書兼復深奧。以訓詁成義。稱典矣。樂朔稱書以喻民。易簡爲上。子思至以爲魯委巷人之言。而宋賢嗜易樂淺。卽經典與深者。疑以僞誤。而所爲文。雜俚近易。厭使人無可思。而不復措思。古之文尚矣。高厚如天地。難知如陰陽。變通如四時。秩其有理。而未易測知。故足貴也。宋儒句晰章斷。

而經文高簡弘奧。變化不測之文。見以謂錯簡逸簡。爲更置定次。而補其放失。古言必繇先王。孔好古敏求。遜志時敏。以學而闕其疑殆。至其尚論推尊歎美。服善樂取。舉其長。不計其備。悅其得。不數其失。以不失其忠敬篤厚之心。宋賢以胷臆論古哲。深刻嚴核。經多駁論。史幾詈訕。求過於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刮其短。不復錄其長。以爲推見至隱。責備賢者。嚴核人。以反觀古與君卿大夫言。依於諷誦。讓而後對。遠而不諫。諫而不顯。諫從其諷。使聞之者。泯泯乎入也。而閭閻侃侃。一依於禮容。宋賢壹主其犯。不依於諷。適人間政。明諫顯爭。與君

大夫言。麤超拂遂至敵。以下所不堪。古於朋友。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切切而惺惺。其與人先彼後已。虛已受人。讓智任咎。而燕居告溫溫。不合則疑。疑則闕。以爲讓也。宋賢主貴善。不顧其安。主明辨。不忌其拂。主直道自信。果於先人。不合則仇。仇則詆。又從而醜詆之。居以爲衛道。古方物出謀發慮。必通人情。必依物理。明於事情與權。不激其心也。以不激於言。宋賢各持所見。必行其志。方守徑遂。復過求。多拂物理。而病人情。六經之文。贊德頌功。陳政述事。一依其本實。事始方行。則遵理導宣。以爲之勸率。事實既著。則依事表述。以爲後法程。言卽實

事。事卽實言。故足貴也。秦漢之文。猶未離乎事實。六朝浮矣。唐時依質。猶未離乎厚也。宋離而浮矣。愈下矣。言理論事。卽三尺之童。燁然而稽實。則無人。索華則無文。諸病自汴宋有之。至南渡益甚。又久而氣浮辭靡。譬秋楊之華。彌章其索然。嗚呼。盛世之文。渾渾爾。噩噩爾。灑灑爾。非不能工。以反爲文。而工者無繇至。則元氣未漓之效也。宋適尚文之會。靡靡於文。而不臻其統。去治象

逾遠。悲夫。其在汴宋治史學。以精博名家者。稱筠州劉

愬。道原在。南宋稱丹稜。李燾。仁甫。建安袁樞。

愬。仲其上。爲考證。倫類之學者。甫人鄭樵。鄞人王應麟。

山三十年。環堵蕭然。游心塵垢之外。歐陽修作廬山高。以美之。愬少穎。精經學。未冠舉進士。時有詔通經義者。

別奏名，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
 乃斷以已意。凡上問皆然，擢第一。為吏發擿，以能稱
 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正史外下至
 私記雜說無不旁覽。上命自樺館閣通史學者共修，光
 馬光編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樺館閣通史學者共修，光
 以恕對，即命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委之。考正
 精密，王安石與有舊，欲引真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
 穀辭，面質之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佐
 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
 使復舊。安石怒，色變如鐵，恕不少回也。司馬光出知水
 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便養。許即官修書
 光判兩京御史臺，恕請光留數月，歸道得風，攣疾，右手
 足廢，然力學如故。恕於書無不讀，而強記敏識，宋次道
 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治具，舖之，恕曰：「此
 非吾所為來也。」悉謝去，獨閉閣，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
 書而去。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
 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
 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其一不妄取於人，自洛歸時，方
 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
 行。行及潁，悉封還之。死後七年，通鑑成，錄勞官子義仲

為邨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軼材，能詩工文，有俠氣，蚤處
 李燾舉進士，知雙流縣，聽獄訟，一依於倫理，有不自其
 毋驚產者，寘之法，民大悅。除潼川路轉運判，劾守令不
 職者數人，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為科約，上之，頒下行
 吏不得科歛，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吏諸故實，以
 聞。請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請杜諸將私獻，覈軍
 中虛籍，除禮部郎言中，與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
 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下太常參較，成祭法，從之。為湖北
 轉運副言，京湖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糴種而耕
 睥睨旁立，衡加以科歛，甚痛，請準乾德詔書，止輸舊
 稅，廣募耕，準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
 歲饑，發鄂州大軍倉以賑，為總餉所，糾下析報，移帥潼
 川知澧州，首葺石門堡，以坊夷，奏請除茶馬司，市敘州
 羈縻馬，毋過額，戒官民毋得於夷漢界禁山伐木，請移
 鎖水於開邊，舊池皆邊防大慮，報可。下淳熙改元，有召
 命提刑，何熙志劾燾奏城中失火，數不實，而旁及所著
 史涉謗，詆帝曰：「憲臣拔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史事，罷熙
 志，而燾奪一官，除江西運副，召對，或告以方被讒，願自
 晦，無及時事。燾曰：「上護全至矣，得望清光，何敢不自竭
 遂上言：日食地震，皆陰盛，其占為敵國小人，且申無變。」

右無欲速兩言又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者作快箴以獻帝甚嘉納累官禮工部侍郎坐累知常德軍境多茶異特禁切商賈至殺傷燾曰官捕茶賊非禁茶商也聽自便卒以無警已得請奉祠燾為左史時嘗上言南郊明堂禮無降後今明堂禮已畧合視園丘儀特免諸浮侈浪費至是禮成以燾本議復敷文閣待制會有子丞帝問之欲以史事散其憂起知遂寧府召對講臣方讀唐陸贄奏議燾言贄雖相德宗實不遇今遇陛下日進御乃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帝力行進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為史官十有一月朔日食燾條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以上曰太史推日食當心八分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宋國本號也十一月於卦為復此其食比他食為重幸加意修省數以病乞致仕優詔不允而數使問疾命下卒帝聞嗟悼贈光祿大夫燾特立獨行博極載籍慨然以史學自任於本朝典故尤力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自建隆迄於建炎為編年書名曰長編以秦檜惡史學自晦匿檜死以聞給筆札令就之燾目謂此書寧失之繁毋失之簡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用力四十年而後成淳熙中上之詔藏秘閣張栻嘗言李仁

兩如霜松雪栢無嗜好不蓄姬侍不殖產獨生死文字間耳子五人屋塾至壁壘初燾居恒言唐三百年不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名者惟劉去華一人心慕之或勉以應舉燾曰當修此學不必從此舉以所著通論命二子屋塾習焉而子屋乃得舉官著作即塾不偶卒至夔州路提刑壁壘皆仕至執政云樞讀資治通鑑以為編年乃史之一體而事本末未易原乃區別其事義聯類貫而綜絡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政龔茂良上之孝宗嘉歎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令熟讀曰治道盡是矣因問樞何官茂良曰國學錄耳於是以太宗正簿召對時龍大淵曾覲其鼻頗居中用事樞奏劄因史書以諷曰臣竊聞陛下讀通鑑見諸葛亮表兩漢所以興亡致惻怛於小人之當去大哉王言因歷陳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禍亂者以諷且曰天下有詐偽而似誠險佞而似忠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恐必為朝廷憂遷太府丞為帝言比外間籍籍謂陛下寵任武士而厭薄儒生猜疑大臣而親信左右雖不必然然不可不察願可否進退一聽於大夫國人寧負鄉人不可負公議也累大理少卿手詔權工侍郎

兼國子祭酒會大理奏當上忤旨鑄兩秩奉祠卒樵字
漁仲好讀書每自負居夾漈山謝人事著書時出游名
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宿留請讀盡乃去以薦得召
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授廸功即禮兵部架
閣以臺論予祠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書成為樞密院
編修官兼簡討諸房文字求入秘書省閣書籍坐言者
寢其事應麟字伯厚舉進士舉博學宏辭科皆上第以
太常主簿面對言淮蜀江表上流凜凜有不測之憂軍
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願幸留察理宗愀然
變色曰朕日夕憂之頓首而對曰徒憂何益惟臨事不
懼先事為豫防丁大全諱言邊事大惡之罷奉祠大全
敗召擢秘書郎以星變應詔言執政侍從臺諫之失及
積私財行公田之害賈似道大惡之斥去知徽州推豪
強省租賦民大悅召兼吏侍郎為上言國家所恃者大
江而樊襄於江防特重今襄樊急而朝廷恬晏如平日
臣實惑之似道怒欲再逐而樊襄陷督府師潰似道斥
死矣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疏請集勤王之師先至
者厚賞以倡勇敢與并力進戰惟能戰乃可守留夢炎
用鄉人為御史繳駁之去官有子曰厚性質厚恤小篤
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立大夫師尊之

樵撰通志以為史莫難於志自三皇迄南壯周隋紀傳
外作二十畧自序言禮制職官食貨選舉刑去以為漢
唐諸儒可得聞其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謚法
器服樂府藝文較讐圖譜金石五行草木十五略以為
漢唐諸儒不得聞也樵為人果急喜持論又沿宋風習
多足已自詡往往執一察而輕議前人應麟著深寧集
詩攷詩地理考通鑑地理攷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辭學
指南等書而本唐所修藝文類聚初學記百天地歲時
日月山川下逮於飛走草木引類連萃載事敘文以其
類從之著玉海一書未就子厚踵成之今具存其後有
樂平馬端臨貴與者宋宰相馬廷鸞之子家故多書端
臨繙閱考綜具識其體要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
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百賦官職選舉
學較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於治道有關者臚
分彙列而議論精詳考究深密多前人所未發者於考
索家獨稱精博矣

論曰語有之洪鍾無細響大川有深源顧不諒哉求叔
德心弘度將之以直節備度故穆穆其文衍裕可繹思

子固宗經正學其出處介然於自試故文典厚有法老
蘇深久自力長公逸氣大節沛然無所詘潁濱稍平其
爲文渾逸平暢各依其爲人介甫文峻潔簡勁頗傷尺
幅多矯厲故觀其文而人從可知也觀其人而文亦從
可知也嗚呼文之難乎人之難乎可以志於本矣

蘇深久自力長公逸氣大節沛然無所詘潁濱稍平其
爲文渾逸平暢各依其爲人介甫文峻潔簡勁頗傷尺
幅多矯厲故觀其文而人從可知也觀其人而文亦從
可知也嗚呼文之難乎人之難乎可以志於本矣

